

花季里的 红雨伞

高巧林 著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CIPG

花季里的 红雨伞

高巧林 著



海豚出版社

DOLPHIN BOOKS
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季里的红雨伞 / 高巧林著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09.7
(花季雨季系列)

ISBN 978-7-5110-0013-2

I. 花… II. 高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
代 IV. 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97092号

责任编辑: 张菱儿

插图: 彭大立

封面设计: 彭大立

版式设计: 秀立影视动漫工作室

出版: 海豚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富根

网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编: 100037

电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326332 (投稿)

传真: 010-68993503

印刷: 外文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32开 (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)

印张: 6

字数: 110千

版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0013-2

定价: 1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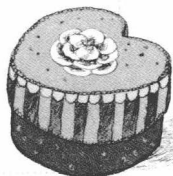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花季里的红雨伞

目录

1. 阿 黑/1
2. 傻 姐/17
3. 最近比较烦/36
4. 神秘的伊妹儿/53
5. 哀 咩/66
6. 驼公公和麦儿们/106
7. 牛 渡/135
8. 书香女孩/146
9. 远去的哨声/160
10. 花季里的红雨伞/177





1

那天，我乘坐爷爷的小木船，荡荡悠悠去外村姑妈家。当时，我记不起姑妈都往我嘴巴里塞了哪些好吃的，也听不清爷爷一大堆无关紧要的唠叨，只顾蹲在灶膛边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黑糊糊、毛茸茸的小狗们。空气凉飕飕的，小狗们一个个蜷在柔软的稻草窝里，打着舒缓的鼾，闭着细小慵懒的眼睛，缩着黑色绒球般的身体，头挨头，背贴背，腿连腿，尾接尾，亲亲密密地抱成一个大黑绣球。偶尔，小家伙们这个伸个懒腰，那个打个

侧转，弄得那个大黑绣球不再滚圆，倒像是一只装满水的黑胶水袋，在嘈嘈杂杂的梦呓中散漫地膨胀着、动荡着……

天黑了，小木船晃晃悠悠地离开了姑妈家。可是，小木船才撑开一竹篙远，姑妈家的一条大狗就窜到河埠头，对着小木船焦躁不安地狂吠，还上蹿下跳，一副随时会猛扑上来的架势。我坐在船头上吓得冷汗直冒，慌乱间举起双手抱住头，整个身体也拼命往船舷外缩，差一点儿掉进河里。幸亏爷爷的橹摇得紧，加上姑妈在岸上奋力阻拦，大狗这才安静下来。

爷爷迷惑不解地问：“姑妈家的那条大狗好好的，也没惹它，怎么会冲着小木船乱咬？”

我坐在黑黝黝的船头上，一声不吭。

夜幕里，从船艄上传来爷爷摇出的橹声，还有他的发话：“龙儿，夜里的野风伤人，还是躲到船舱里暖和些。”

我固执地说：“不冷。”

两岸朦朦胧胧的村舍、树木徐徐向后退去，长长的水路上撒下我模仿小狗低吠的怪调。

“龙儿，你是不是把姑妈家的小狗藏在了船头？”爷爷警觉地问。

我心头一震，无话可说。

2

阿黑是有些可怜，还来不及完全认识老家的环境，就被逮到一个更为陌生的新家。它整天整夜地哀鸣着，寻找它的妈妈，小小的身子哆嗦成一个更小的黑绒球。

阿黑把我当做它唯一的依赖，我的怀抱是它温暖的窝，而我的手指偶尔可以充当一下狗妈妈的乳头。一阵吧唧吧唧空吸后，阿黑绵绵不绝地哼唧着，表达着它的不满。我灵机一动，给它买了一瓶酸奶，想让它含着塑料管吸。它吓得呜呜叫，以为我要伤害它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摀住它的头，掰开它的小嘴，把酸奶倒进它的喉咙。阿黑猛咽几口，呛得直咳，嘴边泛出白花花的奶汁。我怜悯地把它托在手里。我默默地托了一会儿，感到有些寒心：手里的这个小黑绒球变得毫无分量，仿佛随时都会被突如其来的风儿吹走。

晚上，我让阿黑睡在我的身边。阿黑好乖，直往我脚头的暖被窝里钻。不知睡了多久，我的耳边隐约响起凄凄切切的哀号——原来是阿黑在呜咽。

爷爷披着睡衣站在我的床头，连连摇头说：“你看，小家伙



饿极了，闹着要奶吃，怎么办呢？”

阿黑的哀号日益枯涩、低沉，最后连蹒跚的步履也像失去了重心一样，变得东摇西晃。我担心那个越发瘦弱的小黑绒球似乎随时会跌倒在地，再也无法滚动。

我第一次跪在爷爷面前，哀求爷爷想想办法。爷爷猛抽了一阵烟，去厨房端来半碗热粥，放在阿黑嘴边。

可是，阿黑眨巴着茫然的小眼睛，小嘴也懒得张一下。我彻底相信了，阿黑除了吃狗妈妈的奶，全然不知道天底下还有哪些美味佳肴。

这下真完了，阿黑要么活活饿死，要么只得让爷爷送回姑妈家去。

一天晚上，爷爷实在受不了阿黑整夜不停的号叫，硬着心肠把阿黑扔进了母猪棚里。

我再也不敢同爷爷拗了。

次日，天才蒙蒙亮，我揉着惺忪的睡眼，急着去推开母猪棚的柴门。一窝爬爬滚滚的小白猪崽依然围在老母猪的腹边，吧唧吧唧争着吃奶。咦，小白猪崽中间怎么挤着一只“小黑猪崽”？我挨近猪栅栏，瞪大眼睛细看，顿时，心头惊喜万分，那只“小黑猪崽”原来是我的小狗阿黑！只见阿黑的两只前爪奋力趴在老母猪的肚皮上，两只后爪牢牢地撑住地面，张大贪婪的小嘴巴，勇敢地霸占着老母猪腹部中央一个乳汁充盈的乳头，



摇头晃脑，吃得啧啧有声，好不欢畅。我静静地看着，不忍心去打扰这特殊的温馨……

我转身冲出母猪棚，去向爷爷报告阿黑吃母猪奶的事。爷爷一听，怎么也不信，揶揄我说：“我活了一辈子，还没见过这种稀奇事呢。”爷爷硬被我扯到母猪棚里，亲眼目睹以后，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谷孩、蛮男知道了这件新鲜事后，几乎天天带上伙伴，一个

个趴在猪栅栏上，叽叽咕咕、指指点点看个没完没了，常常是爷爷虎着脸才能把他们赶走。

阿黑终于得到了新的乳汁，又慢慢学会了吃饭菜、啃肉骨头，原先饿得瘪塌塌的小肚皮慢慢胀得圆滚滚的。当然，那个小黑绒球也随后变得光亮，并渐渐大了起来。

3

我再也不能把阿黑比喻成小黑绣球了，因为它长大了许多，特别是敏捷的身形一闪一跃的，早已告别了溜溜滚滚的稚拙。

一天，爷爷叫我去田头割猪草，我让阿黑跟我做伴。阿黑欢叫着，东闯西突地奔跑在秋天黄澄澄的田野里。四周静悄悄的，唯一可以回应阿黑的是鸟儿们清冷悚然的惊叫。我背着竹篓，扒开密匝匝的稻穗，走进一条细小的田埂，去割特别鲜嫩的青草。竹篓半满时，离我一米远的浅沟里，突然“咯咯”一声响，扑棱棱飞出一只野鸡。那分明是一只雄野鸡，吃得胖嘟嘟的，披一身亮丽的翎毛，倒拉着紫铜色的长尾。我一个激灵，丢下镰刀就去追。那野鸡可能是受了伤，勉强飞上一阵，又落到了田埂上。这下，不用我亲自出马，我向阿黑发出了“紧急追捕令”。

阿黑冲了上去，可是，它这个废物竟然同野鸡非常友好地对视了一阵。待我重新一个箭步冲上前时，那只野鸡不紧不慢地掉头溜进了稻田深处。

我把阿黑一顿臭骂，阿黑默默地承受着莫名的委屈。

后来，谷孩、蛮男听说了，也替我冲着阿黑大骂。骂罢，他们一个个为我献计献策，一定要让阿黑学会叨取猎物的本领。我一听，没错！

我试探着把泥丸抛向空中，阿黑就呼地往上蹿去，张开小嘴不偏不倚地把泥丸衔住，然后乖乖地交给我。我又爬到大树上，阿黑就在树下仰起脖子，紧紧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。我把一个个鸟蛋往下扔，阿黑就用小嘴巴一个个接住……阿黑真不错！

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，我带着阿黑去小吃店买肉包子。沿着村道奔跑时，我的布鞋掉了，掉进了路边一口又深又暗的窖井里。我站在呼呼的北风中，光着彻骨寒冷的脚，急死了：这是我妈妈进城打工前特意为我做的一双新布鞋，穿在脚上特别舒服。这下完了，我又得改穿硬邦邦的胶鞋了。

“嗖”，一个黑影突然蹿进窖井，接着是“咣当”一声破冰的脆响。我一愣，终于明白了，是我的阿黑跳了下去。

我迅速趴在井口边，担心地俯视着。阿黑已经叨住了我的布鞋，可是，当它拼命往上爬时，脚下的碎冰怎么也抵不住后爪，而且井壁上也冻得像玻璃一样光滑。阿黑一次次扒扒拉拉往上



爬，又一次次扑通扑通滑落。我对着井底呐喊着，为阿黑助威。可是，渐渐地，阿黑筋疲力尽了。在这十万火急的时刻，谷孩、蛮男他们闻讯赶来，并找来了树枝、草绳，才把近乎僵硬的阿黑救了上来，它的嘴里死死地咬着我的那双布鞋。

我接过失而复得的布鞋，把阿黑紧紧地搂在怀里，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热乎乎的肉包子，作为对阿黑的奖励。阿黑颤抖着，摇着水淋淋的尾巴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这场惊心动魄的叼鞋事件之后，我总是喜欢当着阿黑，佯装让自己脚上的布鞋掉下来，阿黑每次都会敏捷地替我把布鞋叼回来，我就爱抚地摸着阿黑光油油的头，从口袋里摸出好吃的犒赏它。我不知道，阿黑对布鞋已经产生了特别的敏感，一见到布鞋，就有了条件反射。

不久后的一天，我在家里写作业，写了一会儿，突然传来“砰砰”的敲门声。我开门一看，谷孩、蛮男他们愁眉苦脸地站着，竟然一个个都光着脚。

我问：“发生什么事啦？”

蛮男撅着嘴说：“都是你的阿黑作的孽。我们在操场上打篮球，打到火热时，就一个个把鞋脱了。哪想到，我们打完球后，怎么也找不到鞋了。幸亏有人看到阿黑叼着布鞋跑了。”

我连忙去找阿黑，没错，谷孩、蛮男他们的布鞋全被叼回了家。

从那天起，阿黑变本加厉了，只要见到布鞋，不管是大鞋、小鞋、男鞋、女鞋，也不管是王家的、李家的，反正一股脑儿地往我跟前叨。一时间，我家的墙旮晃成了布鞋的小山。当然，比这布鞋还要多的，是村里人不明真相的猜测与谩骂：“龙儿这孩子变坏了，自己没鞋穿，就怂恿阿黑去各家偷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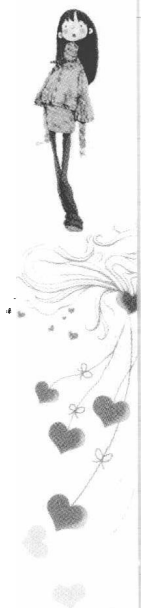
“没错，龙儿的父母在城里忙着打工挣钱，没心思替孩子备鞋！”

爷爷听说了，也没问个明白，硬是给了我一个脆响的耳光。

我流着泪，一五一十地向爷爷说明了事情的真相。

4

我走过村头时，看到了痛心的一幕：阿黑被村里的几个大男人逮住后，用麻绳勒住脖子，吊在一棵老榆树上。我哭破嗓门冲向大树，企图阻止他们。可是没用，一个大男人血红着眼，嘴角流着对狗肉的馋涎，死死地扯住手中的麻绳。阿黑拼命地乱挣乱咬，利牙铮铮的嘴巴努力往脖子上扭，可是，该死的麻绳已经把它勒得气息微弱。阿黑绝望地吠叫着，已经被吊得垂直的身体在空中猛烈地跳动，就像挂在老榆树上的一只供人练武的





沙袋。这时，阿黑唯一还能发力的，是尚未完全离开地面的两只后爪。果然，在麻绳还在嘎嘎地往上扯的那一瞬间，阿黑的两只后爪立刻变做两把坚硬的铁帚，哗啦啦一阵狂扫，干硬的泥土上划出密密的沟痕、尘土，还有无数黄豆般的泥丸……

千钧一发之际，爷爷赶到了老榆树下。威严的长者目光犹如一把锋利的钢剑，“嚓”地把那个大男人手里的麻绳斩了下来。

爷爷愤然说：“狗通人性，谁也不许伤害阿黑！”

阿黑死里逃生，惶惶然绕着村道疯跑了半天，最后才哆哆嗦嗦地躲进家里。

一连几天，阿黑一听到男人的半点声息，就会表现出极度不安。眼看着阿黑一天比一天憔悴，爷爷显得忧心忡忡。

有一天，我放学回家，敏感地觉察到不对劲：平时只要我一踏上自家的宅地，阿黑准会从老远处扑过来，十分亲昵地缠着我，又跳又舔。可今天，我已经走进家门了，还没见到阿黑的影子。

爷爷独自坐在屋里，吐着浓浓的烟雾。

直到吃过晚饭，爬进被窝睡觉时，爷爷才拗不过我的一次次追问，把真相告诉了我：他把阿黑引诱进大麻袋里，然后摇着小木船，把阿黑丢在野鸭湖中的一个僻远的独脚圩上。

我一听，急得哭了。心想：这下糟了，阿黑恐怕真的会活活饿死了。独脚圩被白茫茫的湖水环抱着，偶尔能看到远处飘过

一两叶白羽似的橈帆，那是村里人丢弃疯狗懒猫的地方。坑坑洼洼的贫瘠的土地里落满了猫猫狗狗的尸骨，人每踩一步，都会冒出一身冷汗来。

爷爷安慰我说：“阿黑并不是疯狗，可能会有好心人的船路过时领养它的。”

我说：“这么冷的天，阿黑会冻死的。”

爷爷又安慰我说：“独脚圩上有一座破砖窑，阿黑会躲进去的。”

北风缓了，空寂辽阔的村野泛映着白皑皑的霜绒。一大早，我叫来了谷孩、蛮男去寻找阿黑。

我们站在野鸭湖畔，举目向独脚圩远眺，但谁也没看见阿黑的身影。我高喊阿黑的名字，可是，湖面太宽阔，独脚圩太远，有去无回的呼唤始终换不来一丝半缕的回音。

我想：阿黑是让爷爷蒙在大麻袋里以后，丢弃在独脚圩上的，即使想游回家，也毫无方向感。我伤心极了。

“快来看，阿黑在这里！”蛮男突然惊呼。

我冲上前去一看，果然没错。阿黑像一只黑色的野鸭，静静地浮在离湖岸只有两米开外的水面上，奋力昂着头，张开的嘴巴里露出两颗洁白的犬牙。可以推断，漫漫冬夜里，阿黑分明已经涉过了长长的水路，并正继续竭尽全力朝着村子的方向游来。可是，阿黑确实无法再往前游上半步，甚至没有了作最后挣扎与



动弹的力气。因为，它被凝固在晶莹透亮的冰面上，湿透而凌乱的皮毛越发乌泽幽幽。

阿黑是不会死的！慌乱间，我一步踩到结冰的湖面上，用谷孩他们递给我的树枝和草绳敲开冰层，把阿黑拖到岸边一块枯茅密匝的空地上。让我感到惊喜的是，阿黑的身上还有丝丝热气，就像让人捂过了一个冬夜后的铜脚炉，细心触摸才会感知到的那种余温。我急中生智，吩咐谷孩、蛮男捡来附近的树枝，堆放在枯茅地上。我从衣袋里掏出一盒准备烧野草用的火柴，抽出一根，“嚓”地一划。湖岸边迅速升起一堆篝火，阿黑的身上慢慢升起乳白色的水雾。

太阳在水天相接处露出笑脸时，阿黑终于从渐渐熄灭的篝火边站了起来。



5

阿黑走在村道上，依然会招来村里人戒心重重的目光和谩骂的声音。因为后来有几次，我看到家中的墙旮旯里又多了几只陌生的布鞋。

除夕那天，孩子们穿着簇新的布鞋，纷纷走过来逗弄阿黑。阿黑也快乐了，吃着孩子们比往常慷慨得多的馈赠，蹦蹦跳跳，不亦乐乎。

这时，谷孩神秘兮兮地走到我跟前，说：“治好阿黑乱叨布鞋的怪癖有法子了。”

我问：“啥法子？”

谷孩却怎么也不肯说。

傍晚，我看到谷孩带着阿黑在村道上疯跑，后边是蜂拥而随的男娃女娃。我也跑了上去，跑到半路，看见冲在最前头的谷孩突然猫下腰来。

我喊：“谷孩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谷孩依然不回答，只顾挺起身来，带着阿黑继续往前冲。

这下我看清了，谷孩突然从手里抛出一只布鞋。阿黑照

